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白露時節 上羊岩

李達飛

白露時節，
我們踏上羊岩山
恰逢雨後，
水珠在枝葉間閃光
清新涼爽的空气
滌蕩著萬物
將塵世煩惱
一掃而光

滿山滴翠的茶壠
是茶農與大自然
攜手繪就的詩行
仿佛穿越到春寒
料峭的采茶季
此時不宜采摘，
須經霜歷雪
才能沉淀出
江南第一勾青的醇香

在連綿起伏的茶園
我們品茗吟詩，
交流探討
青山綠水
讓視網膜舒張緩壓
幽靜山谷促進
大腦皮層休眠
馥郁的空气催化記憶
采風的腳步
撥開羊岩山的迷霧
縱橫的阡陌
拓開我們的思路
兩天，
短得像一次深呼吸
友誼的根，
悄悄扎進彼此心裡

文藝副刊



海韻

晚來柿正紅

鄭豔瓊

只要最後是好的，晚一點也沒關係。
立冬已過，天黑得越來越早，父親打來電話說還有最後一些柿子留給我做柿干。下班趕回老家，晚風清寒，夜幕低垂。

屋前，太陽能路燈白亮亮照著場邊的柿樹。一只只橘紅色的柿子像小巧的燈籠掛在樹上，喜氣洋洋的，看得人滿心歡喜。仿佛也給場院上增添了一些光亮。想起詩句:「它會變成一顆小小的太陽，給你們灑下甜蜜的光。」父親已在梯子上摘柿子，我有些擔心，他指了指腰上，說系著繩子呢。樹下篩子裡已堆了很多橘紅色柿子。

柿子我們這地方習慣叫柿花，而真正的柿子花是無人欣賞，也無人提及的。大概是春天花太多，在一眾爭妍的花中柿子花太過素雅，被比下去了。豔花多無果，柿子花注定是以結果為重任，且也不負眾望。

山中秋風吹又起

周夢蝶

秋日登山，正遇風起。

徐徐吹來的秋風，夾雜著絲絲涼意，從耳邊輕輕劃過。許是動靜大了些，身旁的樹葉，沙沙沙地響，撲入眼簾的，有萬山紅遍，層林盡染的豔麗，也有蕭蕭落葉，回歸大地的惆悵。雖不是月明的夜，卻讓人想起了李白的「相思相見如何日？此時此夜難為情！」也沒有紛飛的燕，倒讓人想到了晏殊的「雙燕欲歸時節，銀屏昨夜微寒。」

然而，不管李白還是晏殊，他們在秋風中流露出來的寂寞與憂傷，都不如王勃那般孤獨而絕望。

「長江悲已滯，萬裡念將歸。沉屬高風晚，山山黃葉飛。」王勃在《山中》刮起的這場秋風，至今已經過去了一千三百多年，然而這場或許是唐詩中最孤獨也最凜冽的秋風仍在吹過每一個的身邊，既讓人揪心，更令人膽寒。除此之外，恐怕要數劉禹錫的《秋風引》了:「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雁群。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聞。」

劉禹錫不是真正的「孤客」，畢竟他還有一個相知相惜的知心朋友柳宗元，兩人宦海沉浮多年，同貶同升，相互扶持，

柿樹不嬌氣，從栽下就不用管，更別提追肥打藥這些事。唐代《酉陽雜俎》說柿有七德，「一多壽;二多蔭;三無鳥巢;四無蟲蠹;五霜葉可玩;六佳實可啖;七落葉肥大，可以臨書」。老家這株柿樹已有三十多年樹齡，從前一直不結果，最近十年才結果，年年不曾間斷。柿子一年比一年結得多，父親給它做了許多支撐。從前也動過砍掉的念頭，如今看到累累碩果，會發出幸而只是起心動念感慨。父親說，他一直相信會結果的，只是遲早而已。我說這也太遲了，差不多是等了二十年。父親說，柿樹能活百歲，和百歲樹齡相比，二十年也不算什麼。細細想來，我關注結果，帶著嫌棄的情緒，時間漫長。而父親滿懷期待，有信心有盼頭，並不覺得難捱。在結果這件事上，柿樹和萬物一樣，有早有晚。摩西奶奶說:時光且長，一切都來得及，只要開始，從來都不晚。

往年，十月初我便開始著手做柿子干，邊做邊吃，柿子摘完做好的柿干也吃完了。今年，因為工作太忙，一拖再拖，最後的柿子成了父母心頭對我的掛念。沒

可謂生死之交，勝過手足情深。這樣的劉禹錫，說他孤獨，多少有點不恰當。王勃卻不一樣，作為初唐詩歌史上的第一道光，曾經是那麼的耀眼，可他年僅二十七歲便離開人世，去了天堂，說他最為孤獨，想必並不為過。

出生於名門望族的王勃自幼才思敏捷，異於常人，不到十七歲就一舉成名，進入朝堂。然而高開低走的王勃卻在二十歲那年摔了一個大跟頭，惹得唐高宗龍顏大怒，將其逐出長安。這讓「少年不識愁滋味」的王勃體會到了從當初的一路狂飆到而今的陡轉直下，落差究竟有多大，於是翩然醒悟了:「無論去與往，俱是夢中人。」

就這樣，他從京城長安，轉道而來巴蜀，這個他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稱之為「海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鄰。」的地方，那是他曾經以為的「天涯」，後來被世人稱道的「天府」。

秋風仍在吹，時有枯葉落。我在一塊光滑的山石上面坐了下來，任隨其他幾個徒友緩慢上爬，一路登高。此時，我的眼前仿佛出現了這樣的一幅畫面:在浩蕩的長江邊上，有一個人長久地坐著，他在黃昏下的背影，看上去是多麼的孤獨啊!然而他，依舊無視眼前黃葉飄落，仍在盯著江水出神，即便飄落的黃葉早已隨著江水

曾想，柿子成熟度更好，柿子的橘紅色比往年的萱草黃更讓人喜歡。我有點擔憂做柿干時間已過，做得太遲怕做不成。父親說，做得成，只要做就一定不晚，哪有規定只能哪幾天做的。我手裡摩挲著光滑的涼涼的柿子，腦子中浮現那句種一棵樹最好的時間是十年前，其次是現在。《人生永遠沒有太晚的開始》裡說:「已經晚了。實際上，現在就是最好的時光。」

這種火柿，我喜歡做成柿干，軟糯綿密有嚼勁，還容易保存，像是封藏了時間。

清代的《調鼎集》記載的柿餅做法是這樣的:「去皮捻扁，日曬夜露，候至干，曬納甕中，待生霜，取出即成柿餅」。柿干的制作過程也大體如此。去皮後的柿子用線穿起來，白天曬，晚上收回。在時間之中，在太陽之下，顏色由橘紅慢慢變成淺棕茶，邊曬邊捏，當顏色淺棕茶變成熟褐的時候，柿干便做好了。

等到冬天，三五好友，火泥小火爐煮一罐熱茶，柿干用手撕著吃，可見起沙的肉質、咬一口筋道、果香濃郁，是不可多得的冬日茶點，是冬天難得的幸福味道。

流走，一去而不復返，他也無動於衷，眼神中流露出來的，是深切的悲傷，遠比江水更清澈，也比江水更決絕……

這個人，除了王勃還有誰?

至於王勃的《山中》，並未標明精確地點，但結合其在巴蜀的游歷軌跡以及長江意象等特征，可以視為四川境內的長江沿岸，只不過具體城市是成都重慶，還是瀘州宜賓，因史料缺失而無從考證。

好在，得天獨厚的巴山蜀水收留並滋養了這個命運多舛的天才少年，三年後王勃離開了四川，去到了河南，殊不知他卻因為隱藏並殺害逃犯，被捕入了大獄，判處秋後問斬。結果呢，幸遇大赦，躲過一劫，隨後卻在探望父親返回途中遭遇風暴，葬身大海。萬幸的是，王勃在去探親的路上於江西南昌與滕王閣命中注定不期而遇，留下了流芳百世、名垂千古的《滕王閣序》，其中尤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等佳句而驚天地，泣鬼神。

如果沒有在巴蜀大地的三年「蟄伏」，也沒有在長江邊上的山中「進修」，王勃能不能寫出《滕王閣序》這等驚豔四海，名揚天下的傳世之作呢?不敢再想了，時間來不及，要去追趕隊友了，我在秋風中急急忙忙站起身來，腳足一股勁兒，向著山頂攀登。

良渚發現90週年：讀懂文明多樣比固守單一定論更要緊

中新社杭州10月20日電 1936年，西湖博物館館員施昕更在杭州良渚棋盤墳的塘底採集到黑陶殘片，由此拉開良渚考古的序幕。九十年間，幾代考古人接續探源，讓長江下游這片史前都邑的面貌逐漸清晰。

眼下，第四屆「良渚論壇」舉行，中外學者再聚良渚。一個問題由此獲得新的討論語境：良渚之於世界，究竟意味著什麼？良渚對世界理解中華文明的意義，與其說在於改寫年代坐標，不如說在於改寫衡量文明的尺度。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國際考古學傳統習慣以「文字、金屬、城市」三把標尺丈量文明。這套標準並非憑空臆造，而是基於兩河流域、古埃及等區域考古經驗總結而來。但在既有標準影響下，學界一度傾向於將中華文明的上限設定在距今約3500年的商代。

問題不在於標尺本身學術價值如何，而在於它容易被當成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模板。

良渚遺址的發現，恰從「不合標準」處開始。

1959年，中國考古學家夏鼐正式命名「良渚文化」；1986年反山墓地出土大量玉琮、玉鉞，揭示成熟禮制體系；2007年良渚古城牆被確認，一座300多萬平方米的史前都邑浮出水面；2015年，外圍大型水利系統被整體連貫識別。

城垣、階層分化、統一信仰與禮制、跨區域協作體系逐步拼合，良渚不再祇是精美



10月18日，第四屆「良渚論壇」在杭州開幕。

玉器的代名詞，而是一個可觀察的早期國家形態。

2019年，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越來越多國際學者基於實物證據指出，距今約5300年的良渚社會已邁入早期國家文明階段。

這並非要否定傳統文明標尺，而是提醒學界：標尺來自局部經驗，不能以偏概全成為全球文明的唯一門檻。良渚提供的，是一把校正單一尺度的鑰匙。

這正是良渚遺址發現90週年帶給世界的重要啟示：人類文明的起源與發展路徑具有

多元性，不應以單一模板覆蓋不同地域的古文明。讀懂文明的多樣，比固守單一定論更要緊。

這也是本屆良渚論壇的價值落點。九十年後的良渚，早已不祇是一項中國考古發現，而成為跨文明對話的一個耀眼坐標。

全球學者在此探討大遺址保護、早期文明互鑑。良渚提供了一個清晰例證：考古可以成為跨越語言、文化差異的公共話語，遺產科技、活化傳播、文化創意等同樣是文明交流的載體；不同文明之間，完全可以依託實物實證開展平等對話。

作為關注良渚古城遺址的研究者和良渚古城遺址申遺的重要推動者，著名考古學家、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倫福儒生前曾言，「我是良渚的仰慕者」。他將良渚比肩於古埃及、古美索不達米亞和古印度文明，並認為中國的國家文明通過良渚提前了1000多年。他不僅在著作《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中特意以兩頁篇幅介紹良渚古城遺址，且多次在公開學術講座中推介。

文明的認知，從來不是一次性定論，而是依據不斷發現的實物實證，持續探討、彼此校正的過程。良渚的意義，不在於給文明史添一個更早的年代數字，而在於提醒世界：衡量文明，不應祇有一把標尺；理解文明，需在實物實證中持續深化。

九十年後的良渚，探索仍在繼續，這場由古城開啟的文明之辨，也期待在持續的國際學術交流中引發更多共鳴。

潘維廉：長征精神為何能成為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

中新社北京10月20日電 2026年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90週年。今年，中國政府友誼獎得主、廈門大學美籍教授潘維廉(William N. Brown)參與國際傳播紀錄片《大道——永遠的長征》拍攝，歷時近兩個月重走長征路，用雙腳走過那些曾在書本中讀過的山川溝壑，也走進沿途普通人的生活。

「長征精神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潘維廉說。一個美國人為何如此痴迷於長征？重走長征路後，他對中國有哪些新的理解？長征精神又為何能跨越語言與文化的差異，引發不同國家民眾的共鳴？近日，潘維廉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分享其重走長征路的所見所感。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重走長征路之前，您做了哪些準備？當真正踏上長征路，站在歷史現

場，有哪些真實的故事與體驗最打動您？

潘維廉：重走長征路之前，我重溫了埃德加·斯诺所著《紅星照耀中國》。這部著作無疑是向世界揭示中國真實面貌的經典之作，它同樣開闊了我的視野。倘若未曾讀過此書，我或許就不會如此熱衷於探索中國。這些年來，我自駕穿行中國所有省份，行程累計超過20萬公裡，親眼見證長征付出的無數犧牲結出的碩果。

我還閱讀了另一位作者薄復禮的著作。1934年10月，他在貴州被紅六軍團扣留，隨後跟隨紅軍長征18個月之久。其回憶錄《神靈之手——一個西方傳教士隨紅軍長征親歷記》1936年在英國出版，是西方最早記述長征的著作之一。

縱觀歷史，像長征這樣艱苦的行軍非常少見。最讓我震撼的是，紅軍戰士的平均年齡僅20歲左右，他們在行軍中饑寒交迫、缺

乏武器，卻從不佔民眾的便宜，如果收到食物或衣物，他們一定會主動付錢。他們還會幫村民耕地、收糧食。這些士兵通過對所遇民眾的關愛，展現了他們對祖國的愛。這並非一句「熱愛中國」的口號，而是他們對人民之愛的真實寫照。

在我看來，這非常了不起：不僅是漢族，中國各少數民族都支持紅軍，因為他們清楚地看到，倘若紅軍失敗，中國可能被軍閥割據，或被外來勢力像瓜分非洲那樣分割成無數小殖民地。

中新社記者：您曾說「自以為對中國不算陌生，但用雙腳丈量過長征沿線，才真正理解這片土地上發生過什麼」。為何您有這樣的感觸？

潘維廉：1993年至1994年，我曾駕車遊歷中國，儘管路況極差，至少還能完成這段旅程。然而，如果要在酷熱的夏天或寒冷的

冬天徒步穿越紅軍途經的地域，我無法想象當年的犧牲有多大。

我觀察到，長征的歷史對沿線的當地人來說仍然意義非凡。

比如在湖南採訪時，當地的苗族群眾非常自豪地跟我講，當年的先輩們是如何自願當嚮導，帶領紅軍穿越看似無法逾越的崇山峻嶺。

我還特別欣賞今天的人們不忘歷史，在生活中踐行長征精神。拿我最喜歡的藏族郵遞員哈弄奪機的故事來說，他負責的郵路與紅軍長征過草地的路線重合，這條郵路也被稱為「長征郵路」。近20年來，哈弄奪機累計行車50多萬公裡，投遞的500多萬件郵件無一丟失。工作之外，哈弄奪機還主動幫牧民打通犛牛銷路，驅車百公裡為老人送藥，創辦電商工作室、通過直播帶貨推廣草原特色產品。